



◎ 神屋印象

□ 边继伟

鳞次栉比的烟囱、古老的街道、敦实的大山，还有五彩幻化的钧瓷、悦耳动听的片儿声，组成了神奇的千年古镇——神屋。

在千年薪火相传中，在泥与火、形与釉的循环变幻中，神屋早已成为中国陶瓷的一个标志性符号，一个看一次就终生难忘的古镇，一个活着并迸发出勃勃生机的古镇。

散发着明清古韵的老街、小巷蜿蜒，曲径通幽。褪色的门楣和瓦片、墙上破旧的瓷片、散落在河底的碎瓷片，无不在述说着古镇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钧瓷文化。

“一入神屋山，七里长街观。七十二窑窑，烟火遮住天。客商遍地走，日进斗金钱。”古时的繁华，都留在了无人能破解的天然窑变里，积淀在烧窑人虔诚的心灵中。千百年来落下的炉灰，铺就了神屋镇厚重的底蕴。多少次惊喜中掀开的瓷盖，铸就了一道道蜿蜒的文化长廊。啊！神屋，你是先人蘸着火苗写就的古镇。

“南山煤，西山釉，北山瓷土处处有。”独特的地质条件和植被、气候，为

神屋钧瓷的发祥创造了条件。从宋始到唐盛，瓷片、瓷盏、煤渣等与钧瓷有关的元素，便自然而然地雕饰在古镇的各个角落。老屋、老墙，有很多是用烧瓷的瓷瓦砌的。一些开窑后有瑕疵的钧瓷，被随意地安放在墙头，烧窑人家栽种各色小花的盆是钧瓷。养几尾小鱼，缸也是钧瓷，就连喂狗的碗、喂猪的盆也是钧瓷。不留意的一堵墙上，也镶满了钧瓷片。

老街上有一座古庙，叫伯灵翁庙，是神屋人的精神寄托，也是钧瓷文化的源头。此庙以供奉的窑神和两座花戏楼而闻名。其实，很多神屋人至今都弄不清楚，窑神到底是指一个叫“孙伯灵”的烧窑祖先，还是指字“伯灵”的历史人物孙滨。如同老百姓只知道玉皇大帝，却不知道他的全名是什么，只知道供奉“老天爷”就行了。心中有神，神则佑之。近年来，神屋的烧窑人自发组织起来，祭拜窑神。窑神是神屋的庇佑，钧瓷则是神屋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灵丹宝篆。

大概每一种珍宝，都伴随着一个凄美的传说。金火圣母，是一个为了帮助父亲烧出好钧瓷以应付皇差，而勇敢地跳入窑火以身祭炉的神奇女子。她以自己的生命和血气入瓷，最终烧成红艳晶莹的珍品，避免了全族受难。金火圣母和伯灵翁、司土大神一起，被神屋人永世供奉，成为人们心中恒久的神。

历史上的神屋，钟灵神秀，经历了四次皇封。单一个“屋”字，就有三四种来源与皇帝有关。很多人初识不认识这个字，因为这个字只与神屋地名独享，这是古人对这个钧瓷小镇的眷顾。

“纵有家财万贯，不如钧瓷一片。”“贡匪银铝金作籍，官窑瓷器玉为泥。”当年宋徽宗为了一件钧瓷龙柄执壶，先赐予公主又借故索回，君无戏言竟然抵不过对宝瓷的热爱。宋仁宗凭几假寐，梦见二龙戏珠而见钧瓷国宝。清代卢姓匠人矢志做好钧瓷，刻意仿古，竟能蒙过精明的古玩商的眼睛，获得“唯卢钧可与宋钧媲美”和“谨防卢钧”的评价……

直到如今，每一件钧瓷，仍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传奇和故事。这些传奇和故事伴着无声落下的炉灰，伴着熊熊燃烧的窑火，伴着袅袅升起的轻烟，伴着垒砌成墙的瓷盖，慢慢汇成一座古镇的容貌，博大安详，宠辱不惊，自

信从容。

神屋自古商贾云集，融通四海，热情好客是神屋人的天性。到了神屋，有酒，有肉，有钧瓷。酒是伴着神屋枚(划拳)滚烫而下荡气回肠的老酒，肉是肥而不腻骨子里透着香的卤肉。神屋人善饮，能猜枚，酒场文化极富地域特色。尤其是神屋人猜起枚来融眼力、指法、巧劲、快速反应为一体，或慢或快，或抢或等，眼耳口舌齐用，喊枚声此起彼伏，如同酒场上的秦腔，独树一帜。我的好友吕超峰写过一篇文章，叫《来到神屋不猜枚》，详细记述了神屋人划拳及劝酒的技巧。神屋人豪爽又不过精明，诚挚中带着套路，让客人不由自主就醉了，醉倒在豪情难却中。

神屋多出大师。在神屋古镇，随便便看到一个普普通通的“钧瓷人”，都有可能跟外国元首或大使握过手，跟当红的明星合过影，或被冠以某名校客座教授之类的头衔。这些都不意外，这都源于钧瓷无穷的魅力。

神屋的钧瓷大师中，有代代传承下来的匠人世家，有自幼学习掌握钧瓷技巧的艺人，有工美或雕塑行业的设计精英，也有从藏家、爱好者跨界而

来的奇才。英雄不问出处，能成功者，俱是一分付出、一分收获。即使浸淫几十年的“钧瓷人”，其中不乏兼有作家、诗人、画家、教师等身份者，各种艺术门类相互渗透，各种艺术理念相互交织，构成了钧瓷变幻莫测、令人叹为观止的传奇。

钧瓷是不少文人墨客的最爱，盖因其色彩斑斓，浑然天成，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充分的艺术创作空间。韩美林大师20世纪80年代就来到了禹州，他在这里带徒弟，并为古镇注入了新的设计理念。如今，信步走进一家窑坊，美林马、美林鸡等具有鲜明韩美林风格的钧瓷作品随处可见，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。曾有风水先生造访神屋后说，神屋镇主山低而应山高，这种风水主发外来人，所以外地人来神屋都能安家落户发大财。这种风水学的说辞，又何尝不是神屋人虚怀若谷、开怀迎宾、吸引外来投资者创业的一种智慧呢？

古老的神屋，人杰地灵，笑看风云窑变，千百年痴心未改，开拓前行。

现在的古镇，生机勃勃，恰如春风沐浴的钧炉，今朝人窑一色，明天出窑万彩。



总第一三〇六期

诗二首

□ 陈展

东风夜岸花千树，
点点桃红似故人。
绿柳纤纤摇碧影，
满地波翠拂芳身。

昨夜酒残花入梦，
今朝雨雨醉东风。
年年总有清明泪，
岁岁常悲陨落红。

站在春天里

□ 刘凯

我们站在春天里
不需要太多的语言
看五颜六色
迅速蔓延
就已经十分美好
春阳是对我的褒奖
春风是给我的注脚
我把所有的希望
都埋在垄间
期待秋天
饱满的微笑
不能错过分分秒秒

千头万绪
正在捋顺调好
微风细雨并不重要
洒下了汗水
就能催熟心间的禾稻
我们站在春天里
跟着季节愉快前行
像诗人一样
虽然不说话
却十分美好
柳笛是我心的祈祷
歌声是我最美的奔跑

我看见野花笑

□ 李季

你想象过
一朵野花笑的样子
在河边在山坡
或许调皮的蚯蚓
挠了挠它的脚心
或许过路的蝴蝶
扇了扇它的眼睛
或许它
突然想起了什么
忍不住笑出声来
笑得花枝乱颤
笑得满面绯红

而笑是会传染的
一朵花笑了
很快一片花都笑了
春风拂来
世界美好
大地上所有的花
都笑了

◎ 乡村庙会

□ 白杰

春回大地，万物欣欣向荣的时节，乡下的庙会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。离家多年，加上年龄原因，老家的一些人和事渐渐变得模糊，可只要听到有人说起今天哪儿有庙会，我的心就激动得怦怦跳，尘封的记忆也瞬间活泛起来……

与周围的村子相比，我出生的村子可算是个弹丸之地，却也有自己的庙会。庙会的日子是固定的，一年仅一天，这一天被老家人称为“过会”或“有会”，甚至比过年过节都要隆重和热闹。因为，它是属于这个村庄独有的节日。

我们村过会是在清明节的前两天。其实早在几天前，家中的主事人就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，紧张有序地筹备这一年一次的盛事。就算平时过日子再俭省的人家，在过会的筹备上都出奇大方。农村人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——有粉要搽到脸上，穷日子自己过，门面该撑还是要撑的。正会头一天，全家人就开始忙活了：杀鸡剖鱼，过油炸丸子，发面蒸馒头，刷盘子洗碗，擦桌抹凳扫院子……一家老少手脚不闲，虽然忙乱，但是心里无比欢欣。

正会终于来了。这天早上，由村子中心向外辐射的大小道路上异乎喧嚣。赶会的人早早吃过饭，精心梳洗打扮一番，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新鞋，带着礼物，或乘车或步行，一个个喜笑颜开，从四面八方聚拢来。时间来得及的话，人们一般会先去会场上逛逛。庄稼人一年难得遇上几回这样的日子，看不看戏、买不买东西不要

紧，关键是凑凑热闹，感受一下气氛，图个心情畅快。

平日里有落寞的小村，此时人声鼎沸，本就不宽的街道两边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种摊位。为占据黄金地段，很多商贩天不亮就赶到这儿，更有路远的头天晚上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。地方毕竟有限，一些小商贩就缝插针般在地上铺上塑料布，上面堆满各色商品。生意最好的当属小吃摊，每个摊位前都聚满了人，包子油馍胡辣汤、油条凉粉水煎包，空气里弥漫着诱人的香味。人多座少，不少人干脆找个地方蹲着吃，庄稼人没那么讲究。咬口喷香的油馍，低头喝几口胡辣汤，带劲儿啊！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赶会的人越来越多，街上摩肩接踵，越往里越难走。特别是十字路口，吵闹声、叫卖声、汽车喇叭声、孩子的哭闹声，此起彼伏，闹哄哄如一锅煮熟的粥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戏台前的老头儿老太太，一个个气定神闲地端坐在马扎、板凳或架子车上，对大街上的喧嚣充耳不闻，眼珠不错地盯着戏台上的演员，陶醉在缠绵悱恻、曲折跌宕的情节里，和剧中人物一起或悲或喜或爱或恨……

会也逛了，戏也看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该去亲友家了。主家早已在大门口笑脸迎候，大老远看见就跑到前，接了礼物，有年老的赶紧搀着让进家来，让座、敬烟、上茶、递上瓜子糖果……嘘寒问暖，亲热得不得了。客人一拨一拨地来，主家跑前跑后地忙，先来的与后到的互相打招呼，问身体姣好，问生意赚赔，问庄稼丰歉……满院子的热言絮语，满院子的亲情涌动。

正午时分，看客人来得差不多了，在主家的安排下，大家纷纷入席，中间免不了为谁坐主位而相互谦让一番。席上，几年不见的少不了多碰几杯，常见的更要加深感情，几杯酒下肚，几口菜吃过，便没了先前的拘谨，于是猜拳行令、吆五喝六，好不热闹，好不畅快。女客们也很自在，边吃边喝边聊，东家长李家短，说到高兴处，开怀大



人间四月天 幸学 摄

笑。即使这样，女客们也要做到一心两用——时刻关注着男桌上自己亲人的举动，生怕喝多了出洋相，一看势头不对，情急之下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就有上去夺酒杯揪耳朵的……过会的酒席属于流水席，亲友随来随入席，这样会持续到傍晚。

夕阳西沉，晚霞满天，沸腾了一天的人海开始退潮，小村慢慢归于宁静。赶会的人带着各式各样的心情踏上归途，路上总能看到几个摇摇晃晃的醉汉。而此时，身后突然传来急促如雨般的锣鼓点——夜场戏开演了。今晚的戏台上，又会上演怎样的爱恨纠葛呢？

农村庙会农村版的嘉年华和狂欢节，对农村人来说既是心灵的放飞又是对接下来农事的准备，更是对来年美好日子的祈福与向往，其中的乡情乡俗乡韵，耐人寻味……

后来，我和哥哥去祭奠，发现在母亲的新坟旁边，多了一株我们不认识的幼苗。嫩绿的叶，小小的，油亮亮的，充满生命力。回去后我问外公，他说那是一株野山樱，是你舅舅拿来的，不知道种在哪里好，他便种在了妈妈的新坟旁。和我说话时，70多岁的外公眼里全是晶莹的泪花。

现在想来，那株野山樱该长大了，春天也会开花。而每年春尽时，那粉白的花瓣，会随风飘舞，飘落在坟头，化在泥土里，陪伴着那沉睡的人——我永远亲爱的母亲。

作为高校教师的母亲，用她短暂

◎ 樱花与母亲

□ 塞丽娟

在我的故乡重庆沙坪坝，樱花是少有的。让我记忆深刻的樱花，是2017年春天武汉大学的樱花。

武汉大学是母亲年轻时读研的学校。2017年春节前，母亲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。那年春天，武汉大学的樱花开得好灿烂。阳光透过枝丫洒到地上，留下斑驳的倩影。微风夹杂着花香吹来，粉色的樱花簌簌而落。欢快的鸟鸣声，嫩绿的春芽，在那以孔雀蓝为主色调的一排排庄严的建筑前，一切看起来都充满蓬勃的生命力，像十

六七岁的少女，像我一样。

母亲，却在明媚的春光里流泪了。那时的我，是不懂的。除外婆外，还无人知道母亲已身患绝症。我看到的，是她日渐消瘦的身体；看不见的，是她挣扎的灵魂。十六七岁的我，不懂珍惜时光，更不懂人的一生会像烟花般短暂。那时的我，只感觉到那温润的春天生机勃勃，那烂漫的樱花铺天盖地。

后来，母亲的病情渐渐恶化，已经瞒不住我们了。住进医院后，母亲时常说：“要是能再去一次武汉大学就好了，我很想再看一次樱花。”

那时的我，不懂母亲的樱花情结。直到今年春天，我看见许昌学院樱花大道上铺满落英时，才恍然大悟。原来，当年病人膏肓的母亲，不单单是想看樱花，她更想在母校的樱花里寻觅自己的青春和梦想。

在母亲临终前的日子里，她时常默默流泪。那时的我，弄不懂她是因为疼痛还是惋惜抑或是不舍。我无助地伏在她的病床边，听她句句凝噎叮咛，外公、父亲、哥哥肝肠寸断。

在2017年夏天的末尾，母亲走了。她沉沉地闭上了疲惫的双眼，永远睡去了。